

若热·亚马多童话

花斑猫与 燕子西尼娅

O Gato Malhado e a Andorinha
Sinhá: uma história de amor

〔巴西〕若热·亚马多 著

Jorge Amado

〔巴西〕卡里贝 绘

Carybé

樊星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花斑猫与 燕子西尼娅

〔巴西〕若热·亚马多 著

Jorge Amado

〔巴西〕卡里贝 绘

Carybé

樊星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-2017-8517 号

Jorge Amado, Carybé

O Gato Malhado e a Andorinha Sinhá: Uma História de Amor

Copyright © 2008, Grapiúna Produções Artísticas Ltd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斑猫与燕子西尼娅 / (巴西) 若热·亚马多著;
(巴西) 卡里贝绘; 樊星译. -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7

(若热·亚马多童话)

ISBN 978-7-02-013511-0

I. ①花 ... II. ①若 ... ②卡 ... ③樊 ... III. ①童话 -
巴西 - 现代 IV. ① I777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0750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王雪纯

装帧设计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76 千字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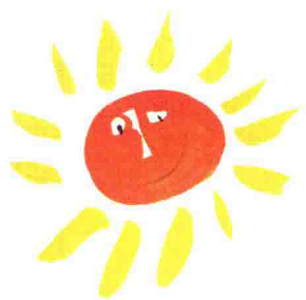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11-0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

花斑猫与 燕子西尼娅



花斑猫与燕子西尼娅的爱情故事写于1948年。那时我、我的妻子和儿子若昂·若热住在巴黎。若昂·若热刚满周岁，这是给他的生日礼物，留给他以后阅读。后来，这个故事和孩子的幼年什物一起消失，直到1976年，若昂·若热翻看旧东西时发现它，才知道故事的内容。

我从未想过要将它出版。但是卡里贝——这位巴伊亚画师——在听若昂·若热读完这则故事之后，出于友情与喜爱，在打印稿上创作了最美丽的插画。画作如此美丽，每个人都想一睹为快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没有理由拒绝众人的出版要求——即使故事本身不值一提，还有卡里贝价值连城的水彩画作为回报。

若热·亚马多

1976年8月于伦敦

我为我的儿子若昂·若热写了这则旧寓言故事，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。1976年9月，在同意将此书出版之际，我希望在题献名单上加上我的教子尼古拉斯·贝伊，又叫做尼基里或者尼基，他聪明而又帅气，还有我的孙子孙女：布鲁诺、玛丽安娜、“匹诺曹狮子”玛丽娅·若昂和塞西莉亚。他们还无法读这本书，因此我才献给他们；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若昂还不识字一样。在孙子孙女的名字旁边，还要加上奶奶的名字：泽利娅太太。只要她决定的事情，就一定能够做到。

我还想将它献给一位未曾谋面的人；在我的想象中，他是一名男士而非女士，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。他自称为读者，多年以来（大约有二十年），他每两三个月就给我寄来一本剪报，题材包罗万象，只要是他认为对我写作有帮助的东西。他的署名多种多样，赋予自己多种职业。其中一个化名叫做雅尔巴斯·卡尔瓦略，是卡尔瓦略家族的成员。除我之外，他还赢得了其他人的仰慕：米拉比奥·桑帕约对他无条件地崇拜，若昂·若热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沉浸在厚厚的剪报册里。我将这本由卡里贝赋予光彩的书献给他，献给这位分身众多却隐姓埋名的朋友，我希望以他为代表，向我的巴西读者与来自诸多国家、使用多种语言的外国读者表达谢意。感谢你们真诚的喜爱，这是我作家生涯的荣幸与骄傲。

那一天我们看到
娶到了快乐燕子的马耳他猫
猫咪燕子携手飞翔
值得尊敬的新郎新娘
这样的世界才值分享

哲学与诗歌均来自伊斯特旺·达·伊斯库纳，
巴伊亚七门市场的大众诗人

很

久很久以前，在久远的过去，非常非常久远，
在已逝岁月的最深处。那时候，动物会说话，
人们用香肠拴狗¹，裁缝能够迎娶公主，孩子由仙鹤叼着来
到人世。现在的小男孩、小女孩，一出生就无所不知。他们
在妈妈的肚子里学习，在那里进行自我剖析，每个人都选出
一种最喜欢的心理情结——忧伤、孤独、暴力。在那久远的
过去，有一个爱情故事。

¹ 取自薄伽丘《十日谈》中的一个故事。





清

晨到来了，缓慢而又倦怠。她又迟到了四十五分钟，是个屡教不改的职员。她慵懶地赖在云层中，费劲地向田野睁开双眼。哎，她想再多睡一会儿，没有闹钟打扰，一觉睡到自然醒！如果能找到一位有钱的丈夫，清晨绝不会在十一点前起床，那样该有多好。窗帘阻挡强光透射进来，有人将早餐送到床边。而这不过是适婚少女的梦想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她只是个下等职员，有严格的工作时间。她必须起得很早，熄灭夜晚因为怕黑而点亮的星星。夜晚是个胆小鬼，对黑暗心怀恐惧。

清晨用亲吻熄灭每一颗星星，同时向地平线的方向进发。她半睡半醒，打着哈欠，有时会漏掉几颗。那些可怜的星星在光明中燃烧，徒劳地尝试在白昼里闪耀，真令人悲伤。接着，清晨加热太阳，这是件体力活，应该由巨人来做，而不是如此娇嫩的小姑娘。经过一整夜，木炭已经熄灭。她需要向木炭吹气，取得最初跳跃的火苗，并将这团火苗维持下去变成巨大的篝火。倘若凭借清晨自己，需要几个小时才能

将太阳点燃，但是风——这火焰的鼓风机——几乎总会来帮助她。这个傻瓜为什么要说自己只是偶然经过呢，既然所有人都知道这并非偶然，而是精心安排？谁不知道风对清晨的秘密情愫呢？秘密？早就传开了。

关于风有许多谣言，对他的怀疑也悄悄流传。有人说他是个傲慢的花花公子，是个招惹不起的大骗子。他们引述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惯常的恶作剧：将油灯、灯笼、烛台、火柴吹灭，让夜晚感到害怕；扯下树木最美丽的树叶裙，使她们变成裸体。他作恶的证据堆积如山，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夜晚见到他会屏住呼吸；树木看到他从身旁经过，会高兴地花枝乱颤——她们全都不知道害臊。

风最大的癖好就是钻到姑娘们的裙子下面将它们掀起，以满足自己邪恶的暴露癖。在古老的年代，这个恶作剧屡试不爽，会引发笑声、垂涎的偷窥、贪婪的叫喊、兴奋的“啊！”“哦！”。那是在过去，因为如今这种表演早已过时，没有人再为风喝彩：还有什么可暴露的呢，既然如今一切都裸露在外，而且露得越多，人们就越不愿意看？

也许后世的人们会跟

“简单”“可见”做斗争，他们游行集会，要求“困难”与“隐秘”。

他有些疯癫，这是肯定



的；我们并不讳言风的缺点。

但是为什么不说说那些不容否认的优点呢？他灵巧、快乐，是个有名的舞者，跳起华尔兹舞

人人称道。他待人友善，总是乐于帮助他人，尤其是对少女和太太们。

为了帮小清晨的忙，不管多早、多冷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他都会跨过崎岖遥远的道路，黎明时分便来到太阳家里。他张开大嘴吹啊吹啊，然而木炭一旦出现火苗，风就把余下的任务留给清晨，让她用扇子使火苗升高，而他则回忆起曾经的冒险，讲述他四处游荡的旅途见闻：比云层还要高的山顶积雪，或者永远看不到底的深渊。

风是个莽撞的捣蛋鬼，是流浪者的国王。他越过国界，侵入宇宙，探寻隐蔽的角落。他带着一个装故事的大口袋，给那些愿意聆听学习的人。

清晨痴迷于好听的故事，工作耽误得更多了。她认真地聆听风的讲述，有的好笑，有的悲伤，还有一些很长，可以在通俗杂志上连载。清晨听得入了迷，几乎忘记了工作。她时而发笑，时而忧伤，时而哭成了泪人——越感人的故事就越好——钟表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打扰，不得不降低了钟摆与指针的频率，因为要等清晨到来才能走到五点。许多钟表都疯了，再也不能显示准确时间，它们或快或慢，昼夜颠倒。

有一个世界闻名的钟表，他位于一座世界闻名的工厂塔楼上，这个工厂专门生产世界闻名的钟表（世界上最准时的）。这个表是准时项目的奥运冠军，因为不能忍受清晨的延迟缓慢与工业的全面落后，他自杀了，吊死在自己的指针上。这是一款瑞士钟表，具有极端负责的精神与强烈的工业爱国主义情感。



不仅仅是钟表，公鸡也昏了头。它们蜷缩在角落里宣布太阳的到来。而那时候清晨还在一边点燃太阳，一边聚精会神地听风口若悬河。它们垂着鸡冠，感到泄气。钟表和公鸡向时间抗议——时间是万物的主宰——控诉包括八个条目与二十六个无可争辩的理由。然而时间是无尽的，他对此并不在意——倘若面前有无尽的未来，这种早一小时晚一小时的蠢事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，甚至还能打破些单调。不仅如此，时间并不掩饰对清晨的偏爱。她年轻冒失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不爱遵守规则条例，能够让时间暂时忘却永恒这种至高的无聊与慢性支气管炎。

但是这一次，不安分的姑娘完全超出了忍耐的限度。风打算把一个漫长的故事分成两三个部分，但是她要求叙述详尽完整，直到最后一刻。他们分别时，太阳已经成为烈日。

清晨穿着白色光束的裙子，上面装点着或红或蓝的花

朵。她漫不经心地穿过云层，若有所思地回忆着风告诉她的故事。她回忆着细节，做起了白日梦，感到一丝忧伤。一个博学的作者会说她五味杂陈。

她希望自己不是清晨，不是她自己，没有这些严苛的使命。那样就能躺在黎明的田野上，想一想风的用意。他为什么恰好选择了那个故事呢？有什么寓意吗？或只是因为风喜欢那个故事，没有特殊的理由？清晨怀疑有隐藏的用意。在同伴涣散的眼神中，在故事结尾不期然的叹息里，那个隐秘的理由呼之欲出。

难道风是为了她而叹息，就像同伴传言的那样？他难道想向她求婚？尽管清晨更喜欢百万富翁，嫁给风却不是个坏主意。风会帮她熄灭星星，点燃太阳，吹干露水，打开那些名叫“十一点钟”的花。清晨心情不好，总是故意使坏，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将花打开。如果跟风结婚，她就能随丈夫周游世界，从极高的山顶掠过，在永远不化的积雪上滑行，追逐大海蓝色的脊背，同海浪一起跳跃，就能在地下岩洞中——白天，黑暗就躲在那里——休息、放松、沉睡。

风自由而又多变，是个职业单身汉，他真的想要结婚吗？他的恋情、偷欢、冒险，那些因他而起的丑闻，加起来有几十起。人们说起劫持、追杀、愤怒的丈夫、复仇的誓言。

